



1	4
1555	
59	



門 14
號 1555
卷 59

默記

穎人 王銍 性之

藝祖任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
正陽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
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
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
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
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
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

史記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
四月十日
未

城下合翼日再出太祖兵再聚於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爲與己如何曰非其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兵出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我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

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

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簣中金瘡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

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纔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援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

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咸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卽
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辟爲歸德
軍節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爲宗臣比跡於蕭
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
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況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纔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
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嘆
感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元

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
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
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
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
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如車
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旣近岸朴曰陛
下速拜之旣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旣見無可復言
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旣伐幽燕道被
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

之盛兆豈偶然哉陸子履為先子言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卅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 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招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為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

案王鞏隨手雜錄云名惟吉

每供三

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為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為名帥其英明有自云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

頃聞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
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
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
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
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
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因
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
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
云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
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
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芟取幽燕幽燕震
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
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
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
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鑿略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
敵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俶
之功也

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實託寓而爲之爾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屢天晏元獻爲相一日遣人請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游其名在帝所果否王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爲妖鬼所憑爲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深諱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曰閒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託令似以皇子屢天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

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云密言謾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簿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爲嗣卽聖祚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若此願相公勿以爲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壻也富公爲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

客至溥猶立侍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
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
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
何人呼我荅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
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
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
瞽者笑曰更向上荅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
荅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
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竝無固問之其

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
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
孫兒懋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次卽昭成太子元僖封許
王最所鍾愛尹開封府擇呂端張去華陳載一時名臣
爲之佐禮數優隆諸王莫比將有青宮之立王豐肥舌
短寡言娶功臣李謙溥姪女案宋史作謙溥女而王不喜之嬖
惑侍妾張氏號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爲夫人之約會冬
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關振金注子同

身兩用一著酒一著毒酒來日早入朝賀夫婦先上壽
張先斟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酬王互換酒飲而毒
酒乃在王盞中張立於屏風後見之擺耳頓足王飲罷
趨朝至殿廬中即覺體中昏憤不知人不俟賀扶上馬
至東華門外失馬仆於地扶策以歸而卒太宗極哀慟
命王繼恩及御史武元穎鞠治一作武克穎案宋史不載武名頃刻獄
就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輩即以冬至日齎釘於東
華門外贈王為太子府僚呂端陳載俱貶官而張去華
已去官旋以一事貶云去華之孫景山言親見其詳今

國史載此事多微辭惟言上聞之停冊禮命毀張之墳

墓而已

案宋史作毀張氏父母塚墓以張氏曾有招魂葬父母事也

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鬪雙因
大富今弟兄異居欲分為數段元獻取而觀之自頷骨
左右皆玉也瓌異非常者可比見之公喟然歎曰此豈
得於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
之也元獻因為僚屬言唐小說唐元宗為上皇遷西內
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槌擊其腦元宗卧未起中其腦
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固知命盡於汝手

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錄云元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真元宗之髑髏骨也因潛命瘞於泰陵云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如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歷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百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

耳使假之壽考一書也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前點檢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聳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卽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上御袍襟領整折鞞躬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

如此又閒談錄云朴植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畱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怒廂校弛慢於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云宜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

呂申公爲相有長者忠厚之行故其福祿子孫爲本朝冠族嘗因知制誥有闕進擬鼎宗慤仁宗曰無甚文名命別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於是今內外之臣文

字在宗慤之上固多但宗慤父迴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子爲侍從且父子世掌絲綸尤爲盛事迴必重感戴足以悖聖朝孝悌之風上許之卽降旨召試是日亟命至中書迴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旣畢還家而迴老病卧於牀上注目以待宗慤之歸問今日來何晏也宗慤具白召試畢方歸故不暇白大人也問試得意否宗慤曰甚得意也迴大喜遽下牀扶行失病所在蓋久病卧於牀因喜其子召試而忘其疾也宗慤在詞掖久之父子每同錫燕摺紳榮之宋綬云自唐以來惟

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則
呂申公作相而卹人之老真宰相器也其有後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爲母也
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
太后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
先寺殯之仁宗卽以犢車亟走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
大井上四鐵索維之旣啓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壞也時
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旣啓觀知非鳩死乃罷遣之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爲參知政事諂事謂甚

至旣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言必涕泣作可憐之色晉
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閔默對曰曾有一私家不
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肖爲卒
想見受艱幸杖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爲言言
訖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爲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軍
籍沂公曰會旣汚輔臣之列而外生如此豈不辱朝廷
自亦慙言於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三勉之云此亦人
家常事不足爲媿惟早言於上庶脫其爲卒之苦爾自
後謂數數勉之萬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

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羞報爾晉公每催之且謂
沂公曰某日可畱身奏陳沂公猶不欲謂又自陳之一
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爾緩謂當奉候於閣門沂公不
得已遂畱身既畱身踰時至將進膳猶不退盡言謂之
盜權姦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譎多智數變亂在頃刻太
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齎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
怒許之乃退晉公候於閣門見其甚久即頓足捩耳云
無及矣方悟知其令謂自爲己謀不使之覺欲適當山
陵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遇謂於閣門含怒不揖而

黑言

出晉公始悟見賣含毒而已不覺也是日既至都堂召
兩府入議而不召謂謂知得罪所哀於馮拯錢惟演及
會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
沂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廡草制罷之不復宣麻太后
從之責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竄崖州向使謂防閑沂
公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

案此事又見朱
弁劄有舊聞與

此徵
異

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國
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

狀記

三知不足齋叢書

畢皇親外戚各以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寮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執不悟於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聞奏明肅得之遂各畫成圖黏之宸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數爲一時所伏其出師討儂智高也旣行燕犒士卒於瓊林苑中將士皆列坐酒旣行青自起巡而問之曰兒郎若官隨青者任其願同去若有父母侍養及家私幼小畏怯不願去者便請於此處自言

若大軍一起之後敢有退避者惟有劍耳於是三軍之士皆感泣自勵至嶺外無一人敢有怠惰者

儂智高犯廣南破諸郡官軍屢敗朝廷震動遂遣狄青作宣撫招討使青至洪州聞陶弼在外邑丁憂蓋弼久作廣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見弼問籌策弼察其誠爲青言廣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邊事乘擾攘中濟其所欲不問朝廷安危謂之做邊事涵養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廣州乃官吏不用命誘之至此智高豈能出其巢穴至廣州哉今誠能誅不用命官吏

使兵權在我一變舊俗則賊不足破也青大奇之所以
初至廣州按法誅不遵節制出兵而敗陳崇儀而下三
十餘人明日一鼓而破賊二廣晏然者用弼之策也青
南討至嶺下隨軍廣南轉運使李肅之等迎於界首具
糒餼謁青曰某等隨軍轉運使今已入本界請大軍糧
食之數及要若干碩數月日多少請預備之青荅曰此
行亦無東西南北遠近所在亦無歲月多少之期既曰
隨軍轉運須著隨軍供贍人人足備若少一人之食則
先斬轉運使肅之等悚然而退故其軍食足而成功捷

此善為將帥者也

高遵裕之為將取靈州也范純粹胡僧孺為轉運使既
至軍前大陳軍儀會將校二漕同稟此行軍糧多少月
日遵裕捋鬚熟計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排一月
二漕應喏對遵裕呼書吏取紙自書一月軍糧狀遵裕
判押照會訖迺罷其後靈州城下軍潰乏食死亡幾半
朝廷罪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獄華州二漕使出遵裕所
押一月軍令狀自解故遵裕深責而二漕止降一官以
此二者觀之大帥之語默舉措可以見成敗矣

滕元發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發作文字因觀其狀貌
歎曰此骨相窮寒豈宰相之狀也徐命左右秉燭手展
書卷起而觀之見眼有黑光徑射紙上元發默然曰杜
公之貴者此也後與王介甫同作館職同夜直忽見介
甫展書燭下黑光亦徑射紙上因為荆公說祁公之事
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歎曰子勿相戲安石豈願作
宰相哉十年之間果如元發之言

董士廉關中豪俠之士佐劉滬同擅築水洛城尹師魯
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渭希師魯意以滬擅興械送獄將

按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青言於朝檻車捕送
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縣事姚董
意氣之交也縣當發人護送而監者兵仗嚴密如護叛
逆者不得語也嗣宗交護送者於路因呼士廉行第屢
引兩手向上示之士廉應曰會得嗣宗意令作向上二
路出此檻車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廳事列兵仗盛怒以
待之士廉在檻車中見青大呼曰狄青你這回做也你
只是董士廉礙著你你今日殺了我這回做也青聞之
大驚不敢誅蓋青起於卒伍而貴常有嫌疑之誘心惡

聞此語因破檻車械送獄既在有司士廉得以為計矣
其後反訟師魯賊罪師魯貶死而士廉從輕比者用姚
嗣宗之計得脫也

狄青宣撫廣南平儂智高未出師先大陳軍儀數諸將
不俟大軍之到先出師不利就坐擒陳崇儀等三十餘
人拽出一有斬之二字次問余襄公襄公矍然下拜而孫元規
頗申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擇之問諸將兵敗亡之由
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太尉不得無禮無擇來時
金口別有宣諭其客將在廳下即呼牽提刑馬遂就廳

事上馬以出於甲冑兵戈之間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滿
於鞍韉此所謂氣勝也蓋青武人非倉猝之間言金口
別有宣諭以折其謀則必不免矣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既革上
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
攜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
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攜
奠禮以行然後數日即薨故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
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

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奏臣疾少閒行愈矣
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上以不卽視公爲恨蓋此意也
曹襄悼利用旣忤宦者明年會其姪泐在真定因侍婢
與中饋爭寵嫁出之而泐猶過其家不已其夫不勝憤
因泐袂衣淡黃襖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泐倉卒不
知避宦者爲走馬奏之卽倡言泐與其叔利用謀不軌
差王博文勘其事鍛鍊旣成以大鑊煎油拉泐烹之至
今都監之解凶不可入蓋泐之冤魄猶在也歐陽叔弼
言頃於青州王家見章獻與王沂公親札一紙云曹利

用與其姪兒謀叛事理分明也須早殺卻若落他手便
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獨當國會李
逢與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發范
忠宣堯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李氏之
甥逢之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知慶州忽臺獄問皇祐
年范公與逢相見語言不順范公倉卒無以爲計忽老
吏言是年文正方守慶州檢架閣庫有文正差兵士送
范公赴舉公案尙在據其年月則范公方在慶州侍下

其月日不同安得語言與逢相見也遂據公案錄白申
臺中乃止向非公案則無以解紛矣范公得脫而元發
坐親累落職知池州王以東宮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罷相守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起鄭俠獄欲害
介甫先罷王介甫放歸田野王呂由是為深讎又起李
逢獄以李士寧介甫布衣之舊以寶刀遺宗室世居事
欲陷介甫會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韓子華為次相急令
介甫赴召其事遂緩故介甫星夜來朝而得解焉李之
儀端叔言元祐中為六曹編敕刪定官見斷案李士寧

本死罪荆公就案上親筆改作徒罪王鞏本配流改作
勒停劉瑾膝甫凡坐此事者皆從輕比焉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

凡後宮生皇子主子一作公主俱不畱以與內侍張景宗

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

聖曰孩兒早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為春坊謁者後擢用

副富鄭公使北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

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為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

弼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歲月非弼進擬出

歐記

尤知不足齋叢書

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皇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配之其實非狂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卽位避藩邸諱改名孜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諡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於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邸中作塔此可怪也

韓魏公帥定狄青爲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者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譏其面有涅文也青來日遂答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畱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於子階之下懇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爲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白總管立久青乃敢退蓋懼并誅也其後魏公還朝青位樞密使避水般家於相國寺殿一日祕

衣衣淺黃襖子坐殿上指揮士卒盛傳都下及其家遣
火魏公謂救火人曰爾見狄樞密出來救火時著黃襖
子否青每語人曰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
進士及第耳其後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慮出青
知陳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滅

王廣淵識英宗於潛邸及卽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
之事莫不以聞又論宰執專權須收主威英神二朝俱
主其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反開諫官司馬君實方
言其姦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廣淵竟出外世徒知君

實言廣淵而不知宰相之反開也然則陰諷臺諫以逐
人主親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後神宗時君實言楊繪不
當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與滕元發合諭繪云光醇儒
少智未必不爲人陰使之耳蓋廣淵被逐嘗言君實純
直受人風指之誤而云耳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
下聲震殿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坳旣歸廣
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
元發在坳坳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只我聽得聖語

云依卿所奏

歐陽大春湖南人元祐初爲廣東幕官嘗夢入一僧舍稍新潔有大榻大題其西室曰宰相蔡確死於此室既寤不曉其旨時持正尙在相位未幾聞外補而大春以漕檄權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夢中所見又有西室亦如夢也方歎息與同官言之未幾持正責新州州無他僧寺竟居於此寺而所卒之地悉如前夢又何異也李宗易郎中陳州人詩文琴棋游藝皆妙絕過人前輩中名士也晏臨淄公爲陳守屬伏暑中同諸客集於別

之後圃時炎曦赫然晏公歎曰江南盛冬烘柿當此時得而食之應可滌暑也宗易忽對曰此極易致願借四大食合公大驚遽令取之宗易起入於堂之西房令取合復掩關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開合旣如言烘柿四合俱滿正如盛冬初熟者霜粉蓬勃分遺衆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疎之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

狀已

主知不足齋叢書

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遼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
潰北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
官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
瘡發云蓋北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縑數十萬以
事之爲叔父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
有取北遼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
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王君辰榜是時歐公爲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
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憤同試相迫勉扶疾以
入旣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腋
下觸之李驚覺乃鄰座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
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強再三言之李試
下筆頗能運思鄰座者乃見李能屬文甚喜因盡說賦
中所當用事及將已卷子拽過鋪在李案子上云某乃
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拆拽回互盡用之不妨李見開
懷若此頗覺成篇至於詩亦然是一日程試半是歐卷半
是歐詩李大感激遂覺病去論策二場亦復如此榜出
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後李於家廟之旁畫

歐公像事之等父母以獲祿位者皆公力也李嘗與先祖同官引先祖至影堂觀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爲世之場屋虛誕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祭約婚慈聖既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其前植驚走踰墻避之后時卽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士也劉貢父過寶應僧舍與昭禪師者語壁有畫山水極妙昭語貢父乃化光所畫貢父率然贊之曰昆侖有名

瑤池非實在夢覽觀觀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蕭瑟崎義坎壤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化四海

一室

先公言劉莊恪公平初及第爲常州無錫尉時有巨盜在境上未獲會歲旦日入謁縣宰是時循國初故事多用齊魯鄙朴經生爲縣令而無錫令又昏老之經生也令廳吏贊簿尉廷趨而端坐於廳事受之平素尙氣不能堪徑趨廳事捧而奮拳痛歐之踣於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傳尉歐死令矣平亦不顧歸而酣飲至醉

狀已

西知不足齋叢書

羣盜聞尉歐令死大喜乘節日至邑之草市飲酒會有
密報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人往捕之諸盜俱醉
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手殺五人擒得者二十餘人全
火并獲凱旋歸邑會令家嚙藥救之得蘇功過俱奏上
詔改大理評事知鄯陵縣由此知名

王荆公於楊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爲樞密
使上令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荆公再三謂曰
廷評乃殊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况殊備位執政而
鄉人之賢者取高科實預榮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飯

荆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約飯會甚懇勸也比往
時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荆公曰鄉人他日名位如
殊坐處爲之有餘矣且歎慕之又數十百言最後曰然
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語欲出而擬
議久之乃泛謂荆公曰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
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歎曰晏公爲大臣而教人者以
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荆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
時說此事且曰當時我大不以爲然我在政府平生交
友人人與之爲敵不能保其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

狀已

蓋知不足齋叢書

以知之復不知能容於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爲之言也

王荆公議

按問自首法舉朝紛紛唯韓持國與公

議同一日晚見持國歎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與時議如此大異持國因曰此事維與介甫同因夜來枕上不能寐細思之亦有可議也荆公歎曰此一事安石理會來三十年矣持國以一夕聰明勝之不亦難乎

夏英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時冬月盛寒見道左有嬰兒啼甚急蓋新生子也立馬遣人燭下視之

錦綉文葆插金釵子二隻且男子也夏無子因攜去育之竟不知誰氏子焉稍長其父沒王事得官潤州丹陽主簿姚鉉作浙漕見其人物文章薦試大科遂知名章子厚作宰相日齊州奏孫耿鎮監鎮武臣私官奴乃本鎮富民所畜也一夕詣官奴爲富民結客歐之傷重垂盡而逸且陰遣人訴於州州奏監罪請寘於法子厚爲請富民誅於鎮市中監官放罪還任

神宗遣貴璫張茂則傳宣撫問韓魏公公待以舊例常禮或謂公茂則貴密方親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謂此也

我若過禮之茂則歸奏必爲人主所窺不若且守中而已乃所以防閑也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塋在潤州而鎮江卽本鎮也每歲十月旦寒食詔許兩往鎮江展省兩州送迎旌旗舳艦官吏錦繡相屬於道今古一時之盛也是時王荆公居蔣山騎驢出入會荆公病愈秀公請於朝評帶从從往省荆公詔許之舟楫銜尾蔽江而下告街於舟中喝道不絕人皆歎之荆公聞其來以二人肩鼠尾轎迎於江上秀公鼓旗艦軸正喝道荆公

忽於蘆葦間駐車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舟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慚其歸也令罷舟中喝道

先子言元豐末王荆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卽於道左遇之荆公捨蹇相就與茂直坐於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牀也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命張繖而日光正漏在荆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移繖就相公公曰不須也使後世做牛須著與他日裏耕田

華州西嶽廟門裏有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數十

丈砌數段爲一碑其字八分幾尺餘直上薄雲霄也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碑樓上巢怒并樓焚之樓旣焚盡而碑字缺剝焚損十存一二也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爲陝西都轉運使纔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禮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作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

嗣宗曰卻道賊姓黃名巢希仁知其戲已默然而去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所書在經後字極

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也耶

李師中誠之其父緯坐鎮戎軍退陣當斬誠之赴省試訟父之冤且乞斬韓魏公以其起陝西民兵乃應賊致敗是時誠之叔紘知開封府誠之方年十八歲一日紘坐廳視事見朝廷押上書人至階下視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尋得釋是年遂登科

李師中與王介甫同年進士自幼負材氣一日廣坐中稱其少年豪傑介甫方識之見衆人稱譽其豪傑乃云

唐太宗十八歲起義兵方是豪傑渠是何豪傑衆不敢以對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爲故舊荆公嘗戲拆貢父名曰劉攽不領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拆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宥無心真是如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宁荆公太歎而心銜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語曰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陽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謂安石安禮安國安上謝景初景溫景平景回也

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既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唯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於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為省元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

訥一妖一孽後聞夏英公作相夜走臺諫官之家一夕所乘馬為之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改除樞密使緣此與介為深讎其後介死英公每對官吏或公廳時失聲發歎曰有人於界河逢見石介來後卒有投蕃將發棺之事有旨下兗州驗實杜祁公罷相守兗州力為保明乃免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左散騎常侍貶靜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子郎有鉉錯告敕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

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偽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晏知止作府推時諸子房中案牘句疑有誤猶多祖宗自批

判者文字甚衆此處似有脫文以下疑別是一則祖宗時不惟宰相雖

百執事皆起復至富鄭公乃以太平而辭耳本朝儒臣楊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會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則起復耳此蓋朝廷體貌況在兵革之

際乎其來否則在人耳

蹇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段當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謂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爲蜀孔目官事張乖崖時見發郡人陰事而誅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觀一小冊每鈎距得人陰事必記之冊上書訖入箱封題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測也然每觀小冊則行事多殺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觀小冊忽內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

其小冊觀之盡記人細故有已行者卽朱勾之未行者
尙衆也文度閱畢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
毀而焚之乖崖還見几上箱開已色變及啓觀小冊已
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今願
以一命代衆人死乞賜誅戮乖崖問其故荅曰公爲政
過猛而又陰採人短長不皆究實而誅若不毀焚恐自
是殺人無窮也乖崖徐曰貸汝一死然汝子孫必興自
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旣起家又以其家三翰林百祿
爲執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貫文度其後果興

語有脫誤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煙
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
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
中也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司馬溫公爲相除張茂則之子巽爲閣門使本朝無內
臣之子在閣門者君實明日語給事中蔡元度王子發
曰光不敢爭正留以成給事之賢名耳

楊康國爲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礪諒陰榜赴省試時以
汴河上舊省爲試院旣聞榜出與同試數人自往探榜

既出門則報榜者紛然天漢橋忽有一肥舉人跨蹇自
河路東來者問報榜者曰狀元何人對曰彭汝礪也跨
蹇者聞之即時回更不至省前康國追問隨行小童曰
此雍丘許秀才名安世也康國駭之次舉聞安世第一
人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村落
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關雎也因言此
禽有異每棲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窠觀之皆
一窠二室蓋雄雌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以此

也鷺而通者習水而善捕魚也和而別者因此悟明

疑初仲修且歎村落猶呼曰關雎而和而別則學者不

復辨矣

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義仲壯輿曰軾元豐中
過金陵見介甫論一國志曰裴松之之該洽實出陳壽
上不能別成書而但注三國志此所以 陳壽下也蓋
好事多在注中安石舊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
下手不得矣軾對以軾於討論非所工蓋介甫以此事
付託軾軾今以付壯輿也僕聞此於壯輿盡直記其舊

言
馬彥舉進士第一人後為江東小漕因按部舟行於大江阻風繫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與同載二三舉人盡卻從者上山開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轉山背忽一小寺出於山頂已有一老僧下山迎問曰豈非特狀元乎彥既訝了無從者且非當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後有人題壁曰某年月日時狀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記之日時也某及時晨起相望久矣彥始吐實而未之信也相與至佛殿後旋掃去積塵始見

其字皆如僧言而別有題年月則彥尙未生之前也觀其劄又曰此去十三年官終四品彥錄之以歸嘗以語於人至大觀初彥以吏部尙書卒一作禮部尙書正四品距見題字時適十三年矣

劉瑄河中人樞密學士綜之孫也其生母王氏非庶母既生瑄而出外瑄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尋訪王氏了不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瑄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次汝洛間地名彭坡者逆旅羈棲歲盡未遂所

志泣於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瑄憂鬱中謾呼令作卦
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動必求訪父母今
坤卦爲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之未見曰喜神
臨如化之速但不須發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
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以賀矣瑄雖心喜能知本
意而後段悠漫乃日者常態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曰
卽應無相忘也瑄愈惑旋聞簫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
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瑄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
復還坐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

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婿家去此纔十步此婦
人先在一大官家聞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爲此
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
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資送女甚厚也瑄引身稍
相近問翁知媪之姓氏與前主之姓乎曰此婦姓王聞
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瑄也瑄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
如此兵言我放停兵也固嘗役於其家且每祝我此事
故我常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予計矣出腰間
繫衣中小紙示瑄因略道所以方語話酬酢聞村市小

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瑄詳細曰
當為驗之然瑄久求母不獲而為人給之疑似多矣意
事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兒輩與老
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乘逸瑄瑄猶未信漫往既各
細驗之真瑄母也貯心滋久再見於不料母子相持號
慟殞絕於村市久之事定因訪日者莫見也問於村中
亦曰未嘗有此色目人意以瑄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
告之爾瑄後迎母同居久之以壽終瑄任遇神宗累膺
繁劇為世名臣二子何勃皆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

之報也

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自少不調學左道變形匿影
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黨皆師而信服焉曇之母以夏
月晝寢於堂而堂堦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震續有黃
龍自井飛出曇母驚起開目見之怖投牀下徑死家人
徐視之乃教所變龍即教也曇見母死吼怒杖之垂盡
逐出教益與惡少薄游不檢一日書媚館曰呂洞賓李
教同游曇知其尚存也遣人四出捕之尋獲矣教皇窘
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其徒皆左道用事聞教妖

術最高警言教爲謀主用事朝廷亦知教妖術最高果
爲則用不可測也聞之大駭捕曇及教妻兒兄弟下獄
真必得教雖曇言教逐出旣自縊死終不信也又於娼
館得教所題教與呂洞賓同游又詔天下捕李教及呂
洞賓二人會員州平本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
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雖知貝州
無李教所部監司太守如張盪之張存十數人前皆重
貶曇責昭州別駕教妻子皆誅死今仁宗實錄雖載此
而無如此之詳故表見之

呂文穆蒙正少時嘗與張文定齊賢王章惠隨錢宣靖
若水劉龍圖燧同學賦於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鄉先
生一日同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應門曰師出
矣衆問僧何爲師道士僧曰學術數於道士三十年矣
衆因泛問之僧曰吾師切戒術未精慎毋爲人言君等
必欲知明日復來扣師可也明日遂見之文穆對席張
王次之錢又次之劉居下座坐定道士撫掌太息衆問
所以道士曰吾嘗東至於海西至流沙南窮嶺嶠北抵
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謂貴人以驗吾術了不可得豈意

今日貴人盡在座中衆驚喜徐曰呂君得解及第無人
可奉壓不過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
將入相三十年富貴壽考終始張君後三十年作相亦
皆富貴壽考終始錢君可作執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
有執政之名而無執政之實語遍及諸弟子而遺其師
郭君忿然以爲謬矣曰坐中有許多宰相乎道士色不
動徐曰初不受饋必欲聞之請得徐告後十二年呂君
出判河南府是時君可取解次年雖登科然慎不可作
京官延卿益怒衆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詔下文穆果魁

多士而延卿不預明年文穆廷試第一是所謂得解及
第無人可壓矣後十年作相十二年有雷鑰之命悉如
所言延卿連蹇場屋至是預鄉薦鹿鳴燕日文穆命道
士與席賓散獨雷二人者入內閣盡歡如平生文穆矜
歎賦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爲丞相出黃扉兩朝鴛
鴦醉中別萬里烟霄達了歸羽客漸垂新鶴髮故人猶
著舊麻衣洛陽謾說多才子從昔遭逢似我稀道士索
紙札似若復章者乃書偈曰重日重月榮華必別笙歌
前導偃師看雪文穆心知其異敬收之其後錢貳樞府

未百日罷張王先後登庸劉守蒲中朝廷議除執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極力推挽登第未久改秩後卒無一差者獨贈文穆之偈乃致仕薨於西京以重陽日喪過偃師是日大寒微霰笙歌乃救葬鹵簿鼓吹也鄭翰林獬郎官紆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殿試省試俱不利紆爲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儂智高鴟張未知勝負留家在雍上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師候唱名其母與盡室憂紆從軍未知吉音又憂獬仍舊黜於殿試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鳴聲甚厲震

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爲釜鳴未定忽岸上亟尋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紆書云已破儂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超遷矣語次又有北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狀元及第矣釜鳴蓋有爲吉者

鄭毅夫幼弟名猷字獻嘉風流文雅人物秀少翩翩佳公子也又自幼隨侍毅夫守東南名郡如錢唐之類所閱佳麗皆一時之選喜讀書而詩章翰墨皆有聲毅夫既沒求監安州酒稅安州其鄉里以便親養也久之湖

南招降得蠻首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漆聲音侏
儻如鬼物然朝廷不殺以三班差使亦來監安州酒稅
與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啗蠱之人每於其家送食必
作兩分與之對飡然光勇終不快意蓋未嘗知中國士
夫家常饌也每食饌畢必令欄頭輩於務前餅店以四
錢買胡餅二枚光勇既取食必大稱味之美以謂平生
未嘗知此味也一日又以對猷言如前猷因語之曰汝
本溪洞腥臊生蠻不知有飲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
以爲未始有也猷謂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喻大凡不

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類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對客
云就試前夢御街上騎驢而墜地今果爲驢子所落景
彝聞而大銜之其後平甫試大科景彝彈其士檢不修
罷之又曾子固作中書舍人還朝自恃前輩輕蔑士大
夫徐德占爲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
德占曰禧姓徐子固荅曰賢便是徐禧禧大怒忿然曰
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
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

喻皓所造開寶塔爲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晝人見塔上
一燈明頃刻數盞以至千百盞須臾大雷雨作而焚盡
都人大駭此真天火也祖母爲先子言

劉原父就省試時父立之爲湖北轉運使按部至鄂州
與郡守王山民宴於黃鶴樓數日不發謂守曰吾且止
此以候殿榜兒子決須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
士雖令似才俊豈可預料立之曰縱使程試不得意亦
須作第二人來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繼得家書
云初考乃狀元爲賦中小誤遂以賈黯爲魁立之卽以

書示郡守而行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頴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丘獨守城不下其會
祖嘗隨太祖自攻之後守封丘者奏職旣入拜諸司使
開陳橋門以迎太祖卽斬守門者又言其祖乃安習也
太宗判南衙時青州人攜一小女十許歲詣闕理產業
事太宗悅之使買之不可得習請必置之遂與銀二笏
往習乃截銀一二兩少塊子此處似有脫文不數日竊至南衙
不久太祖知之捕安習甚嚴南衙遂藏習夫婦於宮中
後至登位才放出故終爲節度畱後其青州女子終爲

賢妃者是也

歐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狀至懷其奏召其子皇城使守節言父反事惶恐次謂彼只少爾但速去來日方出奏示臣察守節至潞州開城降兵不血刃

慶歷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爲樞密使楊察晏壻也時自知制誥避親勾當三班院察之弟寘時就試畢負魁天下望未放榜間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對見寘之賦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語察察密以報寘而寘試罷

與酒徒飲酒肆間之以手擊案歎曰不知那個衛子奪吾狀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進御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憚曰此語忌不可魁天下卽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卽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爲狀元令取第三人卽殿中丞韓絳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寘可矣復以第一人爲第四人寘方以鄙語罵時不知自爲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嘗略語會考中狀元其氣量高大視科第爲何等事而增重耶楊宣懿察之母甚賢能文而教之以義小不中程輒朴

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
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
所壓若二郎及第待不教人壓卻及察歸亦久不與語
實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公慶歷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
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通嫂婢有子
會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參及

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
賊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

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旣罷未幾以龍圖閣直
學士爲河北都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
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
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侍同
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
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
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替名僕陳
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
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異軍巡

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
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
盡用張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
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素牘視之駭曰昭
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
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大
懼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
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
三司取錄問吏人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

壽春監稅公責告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
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
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
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
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
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願弭事端漏落偏說陰
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私密省寺潛召胥
役跡其阿比之實尙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爲
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

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爾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闡叔外爲舉人上書陳相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會存之言

歐陽公爲河北都運使時程文簡知大名府歐公性急自大而文簡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憤爭因從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簡迎於郊因問歐公所以外補之由公歎曰吾儕要會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紳韓愈令不臺參故例耳吾二人豈可墮其計中耶文簡

亦大歎二人遂益交歡相好宰相聞知不久有孤甥之獄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謁者父遣往視之因是以祕計相親盈盈遂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甚無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

黑言
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帟幕
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則決無患矣既出明
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
人入內明皇戲問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
而已爲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
莫不如此國何以久安耶此傳晏元獻手書在其甥楊
文仲家其閒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
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

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爲藥鋪役人與高
繼安者謀之詣府自陳并妄以神宗與其母繡抱肚爲
驗知府錢明逸見其姿狀魁傑驚愕起立後明逸以狂
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畱外非便
宜按正其罪以絕羣疑翰林學士趙槩亦言青果然豈
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遂
命槩并包拯按得姦狀與繼安皆處死錢明逸落翰林
學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世妄
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旨爲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

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

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或今動成卷軸予嘗見其一卷內逐段事一云蕭固爲廣西轉運使時儂智高未反但誘聚亡命陰爲窺邊計邊吏皆不悟固遣人誘說且奏朝廷乞與智高一官善撫之因令閒交趾奏下樞密院難問再三固又言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報固既召歸智高果反破城殺吏大困一方所至騷然至遣大臣僅免敗亡則樞密院乃歸責於固以知吉

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又一云進士滕甫最能爲省題詩皇祐元年狄青成功於廣西時甫廷試西旅來王詩云葱嶺占佳氣氍毹拜未央最爲佳句此皆原父親札爾康定中元昊上言爲諸羌所擾不得已請朝廷加一名號宰相大怒卽乞削屬籍出兵加討時惟諫官吳育言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乞加以名號不聽卒致侵邊患頗與固相類然古今如此者多矣鄭畋乞與黃巢節度使呂琦乞和番之類是也劉原父學際天人知永興日已被病時所親賈常彝父

同在雍夏月與常露坐見一流星甚大原父驚曰嘗有親王爲九五者後數月乃英宗爲皇子

趙至忠虞部自北地歸明嘗仕遼中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書甚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妻女皆爲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是補之爲北都教官因覽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喜新

揮淚臨江悲去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敢書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三鼓渡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偏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色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

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同生男自有四方志
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椎髻泣窮年丈夫飄泊
猶堪憐余嘗遊廬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真風館皆宮人
施財刊姓氏於碑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
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龍袞江南錄有一本刪潤稍有倫貫者云李國主小周
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
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多宛轉避之又韓
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

夕只以眼淚洗面

歐陽公爲西京留守推官富鄭公猶爲舉子每與公往
來是時胥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爲冷淘鄭公喜嗜之
每晨起戒中廚具冷淘則鄭公必來公怪而問之乳媪
云我老不睡每夜聞遶宅甲馬聲則富秀才明日必至
以此驗之若如常夜則必不來歐公知富公必貴

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嘗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
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鑪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
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

狀已

吳知不足齋叢書

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
李士寧緣以金釵龍刀遺世居坐罪許安世亦連坐焉
初許旣魁多士其父許琬爲越州知錄往省覲道出杭
州見沈文通召食罷延之書齋玩好盡在見此寶刀以
金塗雙龍纏之製作精巧光芒射人安世見而歎愛且
屢目之文通曰少張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閒禍患相
繼每欲與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氣必能勝之敢以爲贈
安世得之寶惜特甚而士寧素爲安世所仰一日以示
士寧見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溫所佩有一

焉其雌者士寧已得之此其雄也士寧爲此刀親渡海
往外國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處歎息驚駭久之安
世問其意士寧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
獲也若得此二刀以鍊丹不惟我受其功藥成亦可分
遺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寧遂舉以與之爾後寂然久之
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寧私以遺世居也士寧旣
坐私入宮贈詩與世居又有龍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詢
其所由乃安世處得之故亦坐貶噫物之爲禍有如此
者

先公言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遇一少年風骨竦秀於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相與於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荅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晚且來句誤疑是日晚且來勞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示尋宅子爾詢仁云舍人既來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元澤荅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擇鄰必須司馬士一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兒曹有所觀效焉

城和中青溪知縣奉議郎盛翕因事對移桐廬縣丞冬至夜幸會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盡往賀邑宰未出坐於客次見有緋魚入坐盛既至遽起就馬亟去且云兒子不孝某有職事天將明不可留矣翕驚問小史荅云知縣尋常享祀最早夜來以會客飲酒過多天曉方設祭此其先父也

呂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為偃蹇元祐閒貶為散官居於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於為帥繼蔡元長久據大權以妖

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薦於上皇召爲宮使
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入一作六受恩雖出
於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於今日徽廟大喜甚
有大拜意一日書於紙曰何執中除太傅平章事張商
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
書之矣適一士人獻宮詞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寧有
舊臣曾侍元宰轉洪鈞嗣皇不減周文美八十重來起
渭濱徽宗改不減作不啻御書二扇一以賜吉甫衆謂
必相矣然何執中鄭居中方攻天覺盡用其黨逐天覺

人起大獄爲奇禍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於京師
其命矣乎

賀方回遍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爲詩詞然所得在善
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人
情物態叔原妙在得於婦人方回妙在得詞人遺意非
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讖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
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若王荆公司馬溫公趙
開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之詞人盡如
此而已矣若荆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還如景陽妃含

墮宮井此善體物者也然不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
微波殘妝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卻掃除淨盡此所謂
弄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效下謂郡守方通曰蔡元
長改學制自舊用詩賦也有狀元也做宰相後用經義
也有狀元也有宰相

章中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倩英有殊色公寵嬖之
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
所愛因究其所從羣婢共言與僧通已久公怒令爲爨

婢布衣執爨而已未嘗筆也而罪羣婢不能防閑縛而
盡箠之倩英既執爨請令十二縣君供過乃援妻也縛
其僧箠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卽械送獄郡守方
通親鞠而亟斷之杖其背聽事震動而僧不動如山倩
英執爨四十日衣敝中公思之令援曰十二縣君不須
出令倩英依舊伏侍倩英却著舊衣倩英堅不肯著呼
至前曰相公送至州縣則送之倩英不著好衣不伏侍
相公倩英寧死爾言訖吞氣立死

世言章中公在睦州遇猿事時方通爲守實然也云有

大猿數十章遂使人擒而縛之忽於烏龍山後突出數
手大青猿解縛奪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晉仲目擊
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岐路入獻雜手藝者作踏
索之伎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遂緣索而上快若風雨
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莫測已而守衛排軍白
公曰頃嘗出成會見此等事但請關郡譙門大索必獲
蓋斯等妖術未能遠出府門也公如請戒衆兵曰凡遇
非衙中舊有之物卽以斧斫之既周視無有最後於馬
院旁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

卽大呼乃人爾遂獲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歐陽公薦館職熙寧初歐公作
史始峴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誦至元凱銘功於二石
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今飲酒者令編割斟酒亦
可穿衫著帶斟酒亦可原有飲酒二字今刪令婦環侍斟酒亦可
原有飲酒二字今刪終不若美人斟酒之中節也一置茲山一投
漢水亦可然終是突兀此壯士編割斟酒之禮也俾欲
故曰一置茲山之一投漢水之淵此美人斟酒之體
合宜中節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荆公知制誥丁母憂已五十矣哀毀過甚不宿於家以橐積爲薦就廳上寢於地是時潘夙公所善方知荆南遣人下書金陵急足至升廳見一人席地坐露顏瘦黃愕以爲老兵也呼院子令送書入宅公遽取書就鋪上拆以讀急足怒曰舍人書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卽舍人也急足皇恐趨出且曰好舍人好舍人

歐陽文忠公在兩禁因赴李都尉家會至五鼓傳呼呵殿而歸至內前禁中訝趨朝之早呼歐公官使人密覓之知赴李氏集方歸明日出知同州執政留之甚力以修唐書爲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畢姓兄弟二人養母備力又僱二人擔糞土得錢以養母盡孝道一日至食時僱者不至兄弟惶惑夜無母飮不知所爲遂各擔糞遍村求售擔物無有也念母過時未食茫然四顧力乏枕擔於杏山觀前左句疑有脫誤忽一道士自觀中呼二人問其困睡狀起對以曲折道士曰我政欲淘廝汝能從我至觀中廝疑廁字之誤因指示其處二人共淘之皆若器皿既視之皆金器兩擔

異言
光彩爛然二人亟尋適來道士已不復見問觀中無此
色人因擔以示觀主聞之於官太守曰此汝得之物官
難取也盡以給之二人變其業盡以置田遂爲富人教
子讀書京中進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爲郡守天
之報施昭顯如此

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爲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語
潛曰到官可卽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旣半載往見到倅
廳門其屬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旣見謁者
問知無官請衣襴潛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

旣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爲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幾兩
時胸中不勝憤典謁者言通判歇息未敢傳坐幾三時
餒甚忽報通判請贊者請循廊曼卿道服袖巾以就坐
不交一談徐曰何來又久之曰何處安下有闕示及一
典客從旁贊曰通判尊重不請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
湯湯畢又唱請臨廊似當仍作循廊潛益憤趨出曼卿曳其腰
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了衣裳喫酒去來我
仍舊狂飲數日而罷

蔣希魯守蘇州時范文正守杭州極下士至荆公見其

時寄居於杭平甫尙布衣少年也一日過蘇氏和魯以道服見之平甫內不能平時時目其衣希魯覺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時著道服以見客平甫對曰希文不至如此無禮

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舉進士當赴禮部開遇異僧慈上座傳以易數云易有三術上者不可言中者猶足了死生證心地下者知象數休咎且言子當傳吾術足以資身不必仕宦蓋子命薄也遂授其術盡驗遂不復就省試又以授其子亦驗慈上座者別去曰他時見胡

釘鉸者知吾所在也後失其子章丞相當國必欲致之聲言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須來則面與之見先生遂往見章丞相大喜其學及問其子所在曰吾欲相見詐言之耳且入朝且一作日薦其學以不肖赴舉爲言詔特小殿試先生驚悔走避丞相召鄉人赴殿試者令連結保鄉人泣請曰若忤丞相則我輩垂得一官而失皆子之致矣致一作故不得已赴試而犯廟諱丞相入奏斯人不欲仕故爲之爾特置第五甲旣悒悒不樂一日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則胡釘鉸也驚問慈上

座所在口君既仕宦矣各行其志可也慈上座其可得
而見耶先生固請往見之曰上座於人纔舉則知之
況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先生益不樂失志得
疾不俟注黃甲以疾還鄉而卒獨其書人猶得之號三
宮易六遇易冠以道得其書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
隘者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
象以廣其聞見則爲有益於學者矣一日嘗自吳興率
弟子數人遊關中至潼關路峻隘捨車而步既上至

關門與滕公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
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
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不可不見之哉

滕公嘗語人胡先生有人倫鑒在太學時如竇卞汪輔
之補之作一時學者數百人相隨每於衆中嘗稱譽安燾

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此數十次衆有不服
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爾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
須富貴者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者至多若
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衆人乃服其

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至觀文殿學士以終

恩官人學王書甚有楷法嘗書以示衆云書者一藝爾可以紀言紀事非道人之所游心知之不免生死不知不障涅槃有志於道者請事斯語

穎人沈士龍字景通高節獨行過於古人尤工於詩慶歷登科既改官以祕書丞爲益州司錄會宋子京爲帥惟事宴飲沈汭日夜衙前陪費多自經景通上書子京方言差役之害請減飲宴子京不聽又於本路轉運使

趙抃闕道不行

此句又字下疑有脫文別本於作干似誤改

乞解官尋醫又

不許遂挂衣冠真本廳載其母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過關無以爲驗景通言其情於關吏憐而義之聽其過關坐是勒停關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韓絳言其非辜復官王荆公行復官詞略曰況爾之去官志於善乎後居穎元豐中卒

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年八十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七籤乘異記麗情集科名分定錄潮說脞說之類甚衆知杭州錢塘多刊作大字

版攜歸印行於世君房同年白禎者有俊聲亦以文名
世蚤卒有文集行於世常輕君房爲人君房心銜之及
作乘異記載白禎死其友行舟夢禎曰我死罰爲黿汝
來日舟過當見我矣如其言行舟見人聚觀而烏鵲噪
於岸倚舟問之乃漁人網得大黿其友買而放之於江
中乘異記旣行君房一日朝退出東華門外忽有少年
拽君房下馬奮擊冠巾毀裂流血被體幾至委頓乃白
禎之子也問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後已觀者爲釋解
且令君房毀其版君房哀祈如約乃得去

裴劔傳奇曰陳思王洛神賦乃思甄后作也然無可疑
李商隱詩曰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年賦洛神是也
按洛神賦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則自
昔已傳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賦曰怨盛年之莫當抗羅
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善注曰盛年謂少壯之時
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情已上皆李善之注
語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則此事益明然謂少壯之時
不能當君王之意則誤按甄后自爲袁熙妻而魏文帝
爲五官中郎將平袁氏納甄后至卽位之二年黃初二

年而甄后被殺時年二十餘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謂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於黃初七年乃崩卽黃初二年年三十六可驗故賦謂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者意非文帝匹敵及年齡之相遠絕故也此有深旨僕考之舊事知其明甚世說云甄慧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疾召甄左右白曰五官中郎將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此奴云云故孔融聞五官將納熙妻也以書與曹公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學謂書傳所記後見問對曰

以今度古想其然也由是觀之不獨兄弟之嫌而父子之爭亦可醜也又按洛神賦序云黃初三年予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魏志曰黃初二年甄夫人卒乃甄后死後一年作賦也故此賦託之鬼神有曰洛靈感焉又曰悼良會之永絕哀一逝而異鄉又曰忽不悟其所舍悵神霄而蔽光又曰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下皆鬼神死生之語也魏志曰植幾爲太子數矣而任性而行不自離勵又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旨

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
爵安鄉侯詔曰朕於天下無所不容況植乎按此皆甄
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隱詩再三言之有涉洛川詩通谷
楊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時春宓妃漫結無窮恨不為
君王殺灌均注曰灌均陳王之典籤譖王於文帝者又
商隱代魏宮私贈詩先於其下注曰黃初三年已隔存
沒追代其意何必同時亦廣子夜鬼歌之流詩云來時
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
秋菊可同時僕意李義山最號知書意必皆有據耳

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詩有曰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

甄輝光隨顧步生死獨搖脣疑有脫文

壬寅鵬月鈔訖并校憶庚辰之歲湖賈攜舊鈔本至
先為林宗取去自後更燬兵火此書尙存至辛丑歲
偶語及之乃太息扼腕云破家子散失閱次年之冬
同晤錢遵王話及明皇玉鬪體事錢出此書因借歸
鈔之時無善書之人草草雜書云林宗本尙有五摠
志附又不知何時得鈔之以成舊觀也葉樹廉石君
識

乾隆癸卯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默記

